

古氏春秋

卷之三



呂氏古廟

# 呂氏春秋序

蘄陽劉公之守開封也緣文章以飾吏治郡邑彬彬鄉於雅化而公手不停披口不輟誦惟是修古舉廢爲兢兢既刻兩漢疏鈔詞林爭豔譚之復取秦相呂不韋所輯春秋詳爲訂正以授梓人梓旣成攜過張子問序焉蓋劉公之言曰今之學士大夫雅言先秦兩漢非是不讀也呂氏春秋雖稍傳於世顧不大行卽行矣恨無善本且多脫誤夫稽古擇言取材精矣若袁集眾長極致作者豈不亦恢恢乎哉斯刻曷可少也子爲我序諸不佞受而唯唯深惟自古立名之士莫不務成一家言蘄垂不朽柱下漆園左氏屈宋言人人殊要之發抒神情體成獸造斯其尚矣修辭者家郊禘而人戶祝之其道粲然大行於世不韋起自閭閻鼓其術而移萬乘之國行義助業一無足采者第觀其

書法四時之運極萬物之變究治亂興亡之理上拓鴻古下蒐列國雖其言出諸家不盡軌於大道其於名法事情纏纏乎亦既備矣厥後淮南劉向多祖其言以成書而班史列之雜家稱其知國體貫王治有味乎其言之也攷古者證其義軌事者踵其故尚權者習其數馳說者掇其辭卽以其書爲後事之資亦奚不可夫士不遇則發憤著書以自見遇則據績樹勲輔翼世主以成名不韋位都通侯宰割國政不可謂不遇猶然慕不朽之業欲與天下布衣之士并驅垂聲當其虛館弘開碁匱充庭雲集之士各畢其說豈有片言微詞出自不韋而卒攘其名曰呂氏春秋不韋且以春秋著聞於後夷考其行豈能一當於論說而其所以佐始皇者又一出於剛戾深刻與不韋春秋皆相謬戾卒亡秦國是下無以砥礪行能上不能光輔主德行違色

取焉用文之彼且汲汲焉懸書國門延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嗟嗟其書豈誠無一字之誤哉不韋權傾人主知說士之不敢議而藉此以市名高則其威素行也廣招游士以著書明紹天下之口以成名不韋固奸人之雄哉好士之效亦畧可睹已士何負於國書何蠹於治不韋賈人固非知道者其所召集皆游食之客其所采集皆譎詐之事奚有醇雅之儒道德仁義之畧哉乃呂覽成而不韋亦稍獵名於世若萬乘之君尊禮賢俊講求二帝三王之道著爲令典有不身致太平法垂亡極名敝天壞者未之有也始皇乃付之烈焰肆其屠僇不意不事詩書之人并起而亡其族且卒被惡名於世與不韋所得豈不大有逕庭哉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劉公起家於楚故稱才數能讀二墳五典八索九丘以叙百物而獻善敗非其鄉

之先君子乎劉公博聞廣覽無讓於往哲束髮登朝巍然階二  
千石稯貴倨矣猶嗜學好古孳孳不倦無論曲說緒言皆取之  
以佐經濟大業將醞藉日富勲伐日崇文采爛焉垂於春秋諸  
所表章著作乃興文復古之一端耳

萬曆丙申秋九月朔日汲上張同德昭甫氏書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木生

三曰重巳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已

四曰論人

五曰圓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

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

一作詆役

五曰用眾

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

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謬兵

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

一作慎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已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六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八立

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六曰序意

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名類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

一作眉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已

一作本知  
又作不過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勲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 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雜謂

五曰滌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 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曰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曰貴直

二曰貞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曰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辨土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呂氏春秋第一卷

孟春紀第一

正月紀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獭祭魚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鑾輶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

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  
參于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  
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  
木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  
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  
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  
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犬飛鳥  
無麌無卵無聚大眾無置城郭揜骼露髓是月也不可以稱兵  
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槁國乃有  
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

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本生

二曰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櫻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

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瘡必弗食是故聖人之  
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  
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  
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  
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  
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  
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處也若天  
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德之人貴  
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  
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贊之機肥肉  
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昇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

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  
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  
不察也

重已

三曰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  
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  
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  
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  
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  
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  
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  
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

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若此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動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曰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蹙多陽則瘞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眾珍衣不輝熱輝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眾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輓中大輓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

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  
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  
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  
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貴公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  
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  
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  
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  
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  
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

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

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曰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去私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

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韓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所以此聽寡人也腹韓對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韓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呂氏春秋第二卷

仲春紀第二

二月紀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鑾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韁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

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釣衡石角斗桶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必備無作大事以妨農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濾陂池無焚山林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爲害

### 貴生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

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薦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

求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淵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  
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  
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士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  
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  
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  
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  
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  
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  
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  
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  
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

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之所以知無之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虧情故每動

爲亡敗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不可足之爲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讐意氣易動蹠然不固矜勢好智胸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聞言而驚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燠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眾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眾矣故大貴之生常

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  
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  
食

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  
豈不悲哉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自有  
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  
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曰  
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當染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  
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  
染絲紗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

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羊辛歧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鄭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越王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董籍秦高驩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遜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樞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

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因安  
也以爲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  
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  
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  
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  
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  
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  
惠公止之其後在於曾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  
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  
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  
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  
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

禽滑釐田鑿穀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  
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功名一作由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疆令之笑不樂疆令之哭不悲疆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正鹽黃蚋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致狸致鼠以水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憊是利大熱在上民清

是走故民無常處覓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  
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釣也欲爲天  
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民無走  
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  
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  
命之不可易若美惡之不可移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盡  
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  
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呂氏春秋第二卷 終

呂氏春秋第三卷

季春紀第三

三月紀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  
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鴛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  
陽右个乘鑾輶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  
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  
乃告舟備貞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薦鮒于寢廟乃爲麥祈  
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  
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

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匱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  
有障塞田獵單弋罿罘羅網饑獸之藥無出國門是月也命野  
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挾曲蒙筐后妃齋戒  
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  
効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  
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  
監工曰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  
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  
合纍牛騰馬游牝牛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國人儻九門磔禳  
以畢春氣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  
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盡數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大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夏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

爲風處耳則爲掘爲聾處目則爲瞓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  
腹則爲張爲府處足則爲痿爲蹠輕水所多充與瘦人重水所  
多滯與蹇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迫與痺人苦水所  
多底與偃人凡食無疆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  
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  
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  
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  
反修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  
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

先已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  
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薦其大寶用其新

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曰新邪氣盡去及具天年此之謂真人  
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  
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  
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  
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  
勿身勿身督聽利身平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  
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塞不皇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內失其  
行名聲墮於外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未槁於上商周之  
國謀失於胸令困於彼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  
名得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  
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彊焉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

遞用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眾所事者末也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邱陵成而冗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墮矣孔子見曾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

於已身者乎

論人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已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強耆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已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

卷三  
四  
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譬之若御者反諸已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爲在人故曰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爲在己故曰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辨辭以自防禦此不肖王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

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圓道

五曰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爲大重爲輕圜道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

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言說一一不欲  
留留運爲敗圓道也一也齊至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  
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  
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藏於  
民心遂於四方還周復歸至于主所圓道也令圓則可不可善  
不善無所擁矣無所擁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  
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肢其能使之也爲  
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肢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  
不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  
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  
則下不相隱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  
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

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  
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  
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  
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  
矣以此備患無由至矣

呂氏春秋卷第三終

呂氏春秋第四卷

孟夏紀第四

四月紀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發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蟻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驃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桷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曰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乃命樂司習合禮樂命太尉贊係偶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有壤曠無起土功無發大眾無伐大樹是

月也天子始繸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于都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夭田獵農乃收麥升獻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蓄百藥糜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旣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勸學觀師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

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  
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  
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  
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  
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  
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  
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  
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  
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  
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  
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碰之以  
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革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

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  
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  
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  
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  
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  
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  
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  
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  
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尊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  
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瞽湯師小臣文王武王

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  
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  
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  
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  
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  
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  
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瘞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  
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天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  
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  
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  
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

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寢務種樹織葩屨結罟網相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煙臨飲食必調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

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大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誣徒

一作  
詆役

四曰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

樂其所以亡故豪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  
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  
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  
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已不肯自非慢過自用不可證移  
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詔  
之若恐弗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  
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姪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居  
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  
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已者此師徒相與造  
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  
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已反已以教則得  
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已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

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辨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於師懼懷於俗羈神於世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異心以簡則有相反離則不能合則弗能離事至則不能變此不能學者之患也

用眾一作善學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

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辨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令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也夫取於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已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眾勇無畏乎孟子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祝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

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脩備矣兵  
士已脩用矣得之眾也

呂氏春秋第四卷終

呂氏春秋第五卷

仲夏紀第五

五月紀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方居中曰危中其日內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首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鴟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輅駕赤驃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桷養壯狡是月也命樂師修韶鞞鼓均瑟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埙筦飭鍾磬柷敔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

牝別其羣則繁駕駒馬正是月也長日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捨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霧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膳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大樂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

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  
震凝渙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  
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  
樂有貞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  
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  
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  
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  
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  
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  
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  
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  
說也歡欣生於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

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乙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之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靈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

謨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篤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賈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眾爲觀似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平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

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刼弱眾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

適音一作和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

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  
不充則不詹不詹則寃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  
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  
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  
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  
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  
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  
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  
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  
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  
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

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

古樂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土達作爲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

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  
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  
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  
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  
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  
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  
帝乃令鯉先爲樂倡鯉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嚮命  
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竽管壠  
筦鉦椎鐘帝嚮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竽愛管筦因令鳳  
鳥天翟舞之帝嚮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  
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鉦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  
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鼙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

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  
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  
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  
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臯  
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  
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  
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  
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  
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  
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贊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虜于東夷周公

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  
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呂氏春秋第五卷

終

呂氏春秋第六卷

季夏紀第六

六月紀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螢蚯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驃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雉其器高以桷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鼈升龜取鼈乃命虞人入材葦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敢僞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

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  
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  
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  
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  
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冀田疇可以美土疆行  
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  
多風欵人乃遷徙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  
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鶩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曰戊巳其帝  
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  
其臭香其祀中雷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驂載  
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氣圜以揜

音律

二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  
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太呂太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  
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  
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太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  
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  
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曰短至則生黃鐘季冬  
生太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  
夏曰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  
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  
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大呂之月數將  
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  
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

事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申之此令嘉氣趣  
至仲呂之月無聚大眾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旌賓之  
月陽氣在土安壯養俠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林鐘之月草木盛  
滿陰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  
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蟄蟲入穴趣農收聚無敢懈  
怠以多爲務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  
故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修別喪紀審民所終

音初

三曰夏后氏孔甲于東陽負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  
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曰也之于是必大吉或曰不勝  
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  
長成人幕動拆掠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

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  
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塗山之陽  
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  
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  
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耘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  
公周公乃俟之于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  
寶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  
爲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  
往視之鳴若謐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  
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  
北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  
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

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誹越慆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漫之心感矣感則百姦眾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 制樂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閨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日其大拱其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

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  
獨見眾人焉知其極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  
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  
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  
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  
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  
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  
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  
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  
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  
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宋景  
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

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實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二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明理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

也夫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於  
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  
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眾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眾邪之  
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  
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爍不固禽獸胎  
消不殖草木痺小不滋五穀萎敗不成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  
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  
倒夫妻相冒口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  
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眾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  
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金而赤其名曰雲游有其狀若  
眾馬以鬪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眾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  
蚩尤之旃旗其白有鬪蝕有倍倚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覩有

眾曰並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曰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  
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  
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櫬有天竹有天英  
有天干有賊星有鬪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  
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  
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眸有菟生雉雉亦生鶡有螟  
集其國其音匈匈國有游蛇西東馬牛乃言犬彘乃連有狼入  
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鴟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雞五足有  
豕生而彌雞卵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  
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  
饑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荆越之竹猶不能  
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頽耳百疾民多疾瘡道多裸

繆盲禿僵枉萬怪皆生故亂世之生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  
不樂

呂氏春秋第八卷終